

煙霞萬古樓詩集

一掃葉山房校印

煙霞萬古樓詩集
秀水王仲瞿著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序

太元之草成而劉歆欲覆醬瓿三都之賦出而士衡欲蓋酒壺同是時也桓譚以為絕倫張華為之紙貴豈文無定評嗜疵者有異癖嬖眇者多一目歟李百藥曰文章者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張融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又曰文豈有常體丈夫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裴子野論文曰人皆成於手吾獨成於心北齊祖瑩亦語人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生活哉讀劉勰之雕龍不如通摯虞之流別讀鍾嶸之詩品不如追韓嬰之傳說見其委海若天吳見其原岷觴積石統四千年之文為一文觀合四千年之詩作一詩釋而古今詩與文之正變洞然胷中矣法律一新如曹參守蕭何之文旌旗一變如光弼將子儀

之軍非謂師涓奏樂必造新聲徐摛作文不拘舊體也或曰延年
隘薄靈運空疎奈何曰此乃不盡讀天下之書與詩文而漫然操
觚之謂也漢郭憲王嘉全構虛辭孟堅所以致譏子玄為之絕倒
抱朴子所謂懷空抱虛有似蜀人葫蘆之喻乎南史氏曰文章容
易通峭難又曰文章不斌媚正如疥駱駝令世之勉力宏詞者班
馬奇字白孔陳羹華林類苑疊韻雙聲驟焉而蘇綽大詰忽然而
王莽金縢著淵通以仿道德擬太玄而作測靈以艱深文其淺陋
以奇嶮幸其功名揚雄以為嘒嘒之學繡其輦悅而目之為翰林
主人者非也亦有好事焉者鑄賈島而拜像東坡而祀密膏飲杜
少陵之灰遍體刺白香山之字老兵之貌中郎優孟之學期思高
冠大履而自居某一家之詩與文者悖矣氣水也言浮物也袁先

生曰重而能行乘萬斛舟重而不行猴騎土牛水浮而物之浮者
大小畢浮不然而任昉沈約結其集魏收邢邵為之偷斯文之末
流也鼻馬頰牛之論中軍聽之而生爭搗蘆噉杵之談洗馬思之
而成病則又斯文之魔業翰墨之魔境至若宏通碩彥經師大儒
鄭玄之文通人不取溫公之筆四六不能此不可以辭章律之者
其經濟大也樂旨潘詞廣談虞筆二千年以下兼而有之者繫何
難哉予髫幼成文中年萬里經史爛於胸中雲山亂於腳底自以
為才學識三者皆當有也乃志功名急經濟遭臺官之禍纂述之
成書者經史之論辨者樂府之未諧宮商金石之未付雕鐫者吳
中郡縣官持抱以去而摯仲治半生之文書蕩然矣並非關通丁
謂之書而概與一燒亦不借重洪喬之寄而投之江底此砥柱之

沈災榮宮之火洗當時也郭子橫之救火任文公之逃水何暇計
及著與撰之存焉否耶幸而王陽焚道險路求生韓愈華山危途
獲濟或藏之殷浩手巾或寄之王恭如意主人莊子僅留漁父殘
篇中書孝經惟剩王混摘句抑不啻嵩山蝌斗之文顯節陵中之
蠹也已竊惟彥章死豹名以皮留楚國神龜生以骨貴而乃陸澄
著述力已倦於經年任昉屬辭才將盡於晚歲五行志少尚可暗
抄三篋書亡多難默背憶當日十吏環書五題岔集門庭藩溷盡
是賦才戶牖門牆無非刀筆沈慮而王充為之氣衰苦思而桓譚
為之感疾見楊汝士蘭亭金谷元白無詩聞孟浩然疎雨微雲中
書罷唱議禮經則白虎堂中講論語則金華殿上何其壯也無谷
子雲之筆而空有樂令之口無揚子雲之才而徒有光庭之手開

頃刻之花造逡巡之酒斯文之道有急就章乎蘇明允之詩祇有
廿篇杜子美之賦不過十首片羽苟重其吉光千金可享其敝帚
僕今年四十五歲矣前不過古後不過今死不見峴首沈碑英雄
墮淚生不見阿難結集活佛傷心李旭曰文章之事不足傳於後
世蕭恭亦曰千秋而後亦復誰能傳此嗚呼未為傖父已笑衙官
纔讀離騷便稱名士劉季緒才非一世偏能誹毀文章徐孝穆一
代傳人未嘗譏訶作者畱達生廿四首文人之集娛我餘年傳枚
皋數十篇必不可讀之文自傷婣詆哀我文者亦庶幾肆我言而
恕我狂也仲瞿自序

煙霞萬古樓詩集序

秀水王君仲瞿奇才也奇於文亦奇於詩言論風采出以游戲雄辨博奧所至傾其座人類談天雕龍所為非狂傲也而世人咸以狂傲目之夫狂傲文人之大病也君未嘗狂傲人目以狂傲一倡百和而狂傲之名遂不能自解於世則露才揚己之所致也又為座主吳公假其名形諸奏牘得以微罪罷官歸里而君之名遂為世人所口實屢試南宮擯於有司卒潦倒不得志以死則露才揚己人因目為狂傲之所致也則有才而不自晦其才之所致也君生平著錄甚富大半零落駢體文數十篇錢君梅溪蒐葺付梓寄余吳門書局詩稿十餘卷君病中付余子裴之為敬禮定文之託裴之沒於漢上稿存余子婦汪端所端詩學甚深嘗選定明三十

家詩遠出牧齊竹垞歸愚諸選本上又重刊裴之澄懷堂遺詩於
余詩亦多所刪訂規正其所為自然好學齋詩十卷老輩皆推重
之又嘗為余戚邵夢餘大令刻鏡西閣遺詩仲瞿與井叔兩集恒
置案頭呼之曰老王先生小王先生以兩人詩集皆裴之生平未
竟之志各為選定病中請於余期他日必付梓以完裴之人世文
字之債余諾之逾數日卒余為作傳所謂孝慧宜人也端中年以
後奉道誠篤知前生與裴之同自玉清來今仍歸玉清也井叔名
嘉祿長洲人詩人鐵夫先生子也為吳門七子翹楚年未三十而
卒詩極明秀端為選存四卷今年余至繁昌乃先為刻仲瞿詩而
誌其顛末如此

道光庚子中秋錢塘陳文述書於春穀官舍

煙霞萬古樓詩集卷一

秀水 王 曇 仲 瞿

題法梧門祭酒詩龕

十笏團蕉面壁存推敲人影認黃昏詩家香火然鐙古名士門堂
祭酒尊廈以千間為老社地方一丈當龍門就中獅座容多少瘦
島寒郊一屋溫

詩海詩城不足誇一茅頂上蓋烏紗撐牀史料三千卷滿屋王風

四百家

今上命鐵冶亭尚書纂選順康以來八旗詩集尚書出帥南漕未遑哀輯祭酒已收集四百餘家時奉旨多收宗室

天下山林仰梁棟細生毛髮待袈裟披圖不覺逢彌勒滿紙圓光
揖笑花

移寓發祥坊第青藤初花懷袁州叔也

一樹藤陰漬碧天七槐風雨尚依然分鐙憶隔東西屋

宅分兩院諸叔東西

而借宅能居三百年

宋明帝以南苑借張永居曰且給三百年期盡更請今諸叔發祥坊第奉旨不繳

中

秘芸書官本在

東院賜書尚存十分之二西院書已分寄梁文定第三徙所矣

相公蓮府崔羅便

時韓城中堂借寓西宅

天涯諸叔專城去獨坐瑤階撥阮絃

兩袖清風一翼塵犢禪南阮六朝人江東花雨臺城路司馬青衫

白下春手版尚留顛老拜

叔嗜石攜靈壁以百數第中尚有存者

黃金曾鑄莫愁身

莫愁湖之成曇作文募之成叔一人之手

秦淮絃管青溪筆

程司馬作青溪閒筆

一去袁江莫重

論

奉和舒鐵雲姨丈見贈之作

戎鼓喧天一柱銅

南壘之役同參軍幕藏事時制府監司鑄鐵於貴陽之甲秀樓仍鄂大將軍故事也蠻鄉

蠻鄉

兵幕瘴鄉風書生汗馬髀留肉

初巡撫馮公議以軍府辦事賓僚列請議叙先生辭之後亦奉部不

准時論 妖女囊仙血尚紅黃囊仙妖女也以巫蠱煽聚擒歸本道

高之 才子文章山鬼泣論黃砦文檄苗人識字 婦人茶火大王雄初

南壘妖巫黃氏旗鼓最盛時檄調雲南土練中有龍土官之妹龍

公妹者年十八美麗善戰冒其兄品服矛槍所及槩一斃十黃氏

所部遂不能軍囊仙 中年空橐從軍筆不乞平夷一字功

些些招魂不到家畱黔三年先時傳先生過朱仙鎮楚賊齊 青衫

白面又長沙戊申歸吳門一月又應楚藩通方伯揶揄湖南軍營

士不應萬里向長沙之句先生不然曰吾負米養母不 三閭血祭

畏百里豈畏萬里青衫白面見李東陽長沙竹枝詞

叢祠宇故楚三閭大夫祠土人願為屈公祠別 太傅承塵破廟花

賀老琵琶怨場屋曇時寓吳門約以是冬同赴己未會試 禰衡鸚

鷁戀天涯巴江烽火瀟江月愁夢湘娥十二壘

重過穀城書宋汝和觀察項王碑

大雞山後小雞前馬火人燐一塚煙白帝山阿五十步羊公碑版

二千年

墓自漢迄今從無碑碣汝和觀察守汶始表禁步

霸才遇主談何易轅下無牛祭

不虔亦有烏江歸去客穀城山下再流連

晉征虜將軍東亭侯廟在虎山之東俗所稱短簿祠也豐廡

雄暢登內殿五十三級為夫人之宮余以雲孫禮致禱於吾

祖之靈假館內寢獻詩一首

老祖烏衣蒼雲孫馬糞寒青氈佳子弟團扇晉衣冠借宅吾宗古

司香內寢安淮流如不絕畱我一人看

施府君神絃曲

思賢鄉有施府君廟最古者建自宋景定中今稱祖廟是

也府君名伯成姓施氏九歲為神土人祀之旱澇輒應至

景定載入祀典已逾百歲俚俗神歌謂府君生長神異託
活外氏童而好弄如所稱驅牛入地放鵝上天幻迹不可
殫述又謂府君九歲脫化探鷄巢至殞遇大蛇古木尚在
則皆東野傳言似足徵實者也壬子二月乘輿廟下聞野
巫操盂酒而祭者陋其俚而為之辭

東方瞳瞳老鷄死樹上蛇來食鷄子蛇鳴一聲破巢去雷公吹巢
墮流水野田不曉神靈聚上馬泥神夜言語七秋八月水花乾巫
來一筴天下雨神死幾年驅牛下黃泉黃牛入地走野鵝飛上
天鵝天釃酒殺羊為神壽三十二都歲大有魚鴨千頭米千斗大
姑箕小姑帚蠶子蛆蛆繭盈缶一歌施府君府君為我聽蝻蝗不
教出囁食田苗青再歌施府君府君為我醉囁付馬頭娘湖桑不

妨貴百年三萬六千日處處笙歌好年歲迎神曲送神曲神去神
來受神福願神化作東方雲雨我村村粟不願老天雨我珠和玉
金鐘山題李王廟并書夫人寢碑

安吉為唐故鄣地公平輔公祔於此故碑有平盜丹陽之
語今名李王山山中碑版林立皆唐宋人書案公為韓擒
虎外甥初見楊素即有拊牀推坐之目公為庸人亦當感
恩知己况英雄乎是必無私其侍姬為申公巫臣之為者
小說欲以英雄推夫人故重誣衛公矣詩以辨之

金天華嶽一書通首上江陵十策功青海驕汗巢穴盡陰山亡主
幕庭空韓擒宅相難為舅楊素胡牀推與公能得青年有知己良
弓高鳥自英雄

我讀虬髯傳不然夫人墳冢象祁連衛公謹畏如平目越國房幃
況晚年侍史忍辭袁盎去舍人肯負孟嘗賢唐書兩種難憑信況
且虞初九百篇

上巳日蘭亭時歲在癸丑

抱書看山山欲眠酌酒勸花花可憐上巳風光來此地永和流水
到今年山如好女能濃笑春不人情做冷天四十一賢香火地更
無人與麈談玄

登良鄉大防山

冀北山河一雁長黃花春影見牛羊軒轅臺冷風煙古碣石宮墟
草樹荒千里南車迷火帝百年羸馬哭昭王幽陵兩道長榆外濕
水無聲下范陽